

Die Entdeckung der  
*Currywurst*  
咖喱香肠的诞生

〔德〕乌韦·提姆

UWE TIM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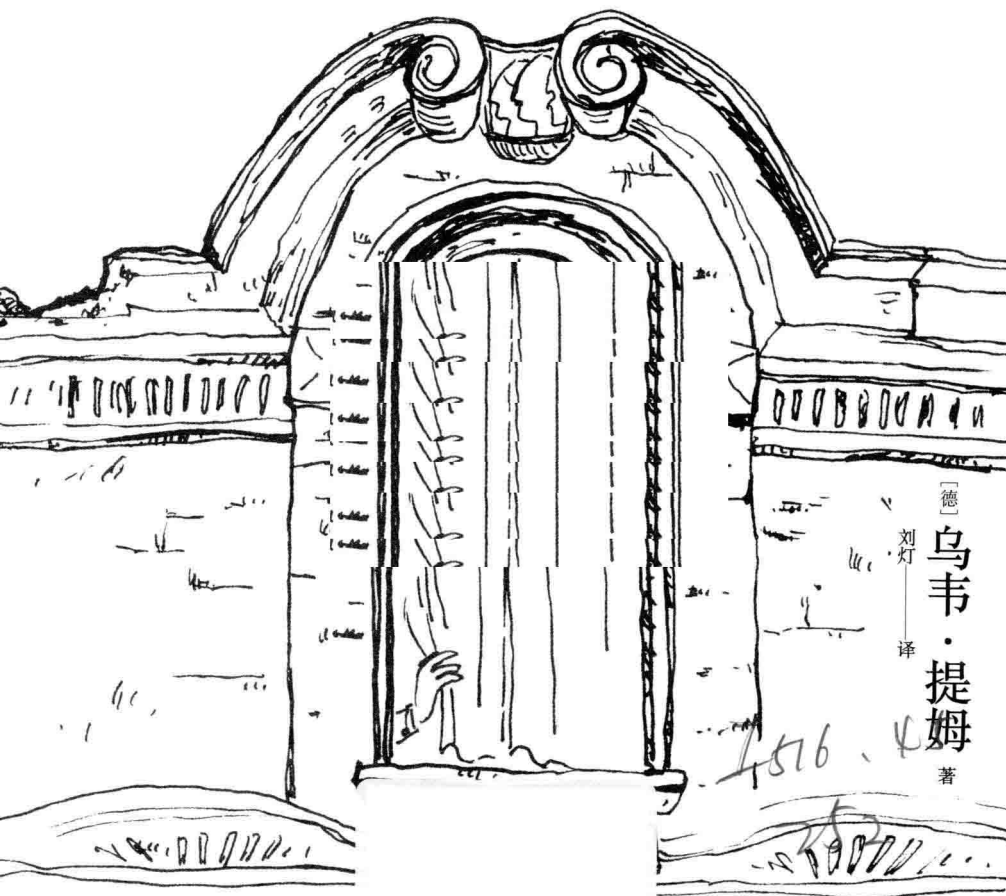
刘灯——译

著

文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Die Entdeckung  
*Currywurst*  
咖喱香肠的诞生



〔德〕  
乌韦·提姆  
著  
刘灯  
译

咖喱香肠的诞生

[德] 乌韦·提姆 著

刘灯 译

---

出品人：王 蕾

总 编 辑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田肖霞 张 隽

装帧设计：雾室设计

---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 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6.5 字 数：98,000 插 页：2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2975-7/I·137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咖喱香肠的诞生 / (德) 提姆 (Timm, U.) 著; 刘灯  
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5  
ISBN 978-7-208-12975-7

I. ①咖… II. ①提…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5086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献给

汉斯·提姆（1899—1958）

*Die Entdeckung der Currywurst* by Uwe Timm

Copyright © 1993,1995,2000,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 GmbH & Co.KG,

Cologne/Germany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language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Horizon Media Co.,Ltd.,

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.,Ltd.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&Witsch GmbH & Co.KG,

Cologne/Germany through Bardon Chinese-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译文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使用

上一次在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上吃咖喱香肠，足足是十二年前的事了。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位于新市广场。广场在港口区，铺着卵石，风大、肮脏。广场上还立着几株矮小寒酸的树、一间公厕、三家小摊。许多高中孩子常在那里出没，喝着那种用塑料杯装着的阿尔及利亚红酒。往西，一片灰绿，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玻璃大楼，再过去就是圣米迦勒教堂了。每天下午，教堂的尖塔就在广场上拉出一条影子。二次大战时，这一区几乎被炸弹夷平，只剩下零星几条还算完整的街道。布吕德街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有个婶婶就住在那条街上。小时候我经常去看她，但私底下老爸总是不准我去。这个街区过去俗称“小莫斯科”，不用走多远，就是红灯区了。

后来我去汉堡，总会到那个区，走走那些街巷，经过我婶婶住的那栋楼（她已去世多年），最终再来到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，尝尝她的咖喱香肠——这也是我走这一趟的真正原因。

“嗨嗨！没什么特别的事吧？”布绿克太太总会这么说，仿佛我们昨天才刚见过似的。

她在一只大号的铸铁平底锅前忙碌着。香味不时就从她的窄篷架下飘散出来。篷子是用一块灰绿色军用帆布搭的，布满小洞，近乎斑驳，所以上面又盖了一片塑料布。

“这里没什么新鲜事啦。”布绿克太太说。她一边从滚油里捞着薯条，一边告诉我这段时间，谁又搬走了、谁又去世了。这个那个我都不认识的名字不是得了心脏病、疱疹、糖尿病晚期，就是早已躺在郊外的墓园中。布绿克太太则一直住在婶婶当年住的那间公寓里。

“看。”她伸出两手，慢慢翻转过来，关节都长了瘤。“痛风。眼睛也快不行啦。明年，”每年她都会这么说，“我就要收摊啦，永远收摊啦。”这时她会用一只木夹子，从罐子里夹出几片酸黄瓜。“你年轻的时候就爱吃酸黄瓜了。”可她从没收过我酸黄瓜的钱。“你怎么可能在慕尼黑那种地方活下来呢？”她问。

“那里也有小吃摊呀。”

她要听的就是这句话——仿佛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——然后她会说：“是——喔——可那里也卖咖喱香肠吗？”

“没。嗯，至少没这么好吃。”

“看吧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在平底锅里撒了些咖喱粉，把一条小牛肉香肠剪成几块放进锅里，然后补上一句：“南德白香肠，可怕，还有甜芥末！简直倒尽胃口，对吧？”

她会假装在颤抖，“恶……”，然后在锅里挤些番茄酱，将这些佐料拌一拌，再多撒些黑胡椒，最后才把煎好的香肠放在折好的纸盘上。“哪！这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。这风帮了不少忙。在这种冷风下，人们要的就是热乎乎的东西。”

她的摊子位于下风处。盖在摊子上的塑料布曾被风吹破，不时就有一阵强风扫翻广场上某张散置的圆锥型塑料桌，这种圆锥型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冰淇淋甜筒。你可以站在这里吃肉丸，当然，还有那口味独特的咖喱香肠。

“我要收摊啦，永远地收摊啦。”

每次她都会这么说，然而我知道来年我还是会再见到她的。但有一年，她的摊子真的不见了。

后来我就再也没回过汉堡，甚至也很少想起布绿克太太，除了偶尔在柏林或卡塞尔的小吃摊上，或者，偶尔会碰到的情况是，一群人争论着咖喱香肠的确实起源时，我才会再一次想到她。大多数人——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——都认定咖喱香肠，是某个柏林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发明的。每次有人提到这点，我就总要说，其实咖喱香肠真正的起源地是在汉堡，发明人是布绿克太太，而发明的时间要比一九五〇年代不知早了多少。

大多数人都对咖喱香肠是被发明出来的表示怀疑。至少不会是一个人的杰作。各种神话、故事、传说不断地流传着。是谁发明蒸肉丸的？食物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集体



成就吗？新的菜式往往是在意外的情况下诞生的。就拿德式蒸肉丸来说吧：你有几片剩面包、一些肉屑，想用它们来填饱肚子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们和在一起，捣碎搅成泥。德国人都是这么做的，而且四处皆然——你只要看看各邦如何用不同的方言来说同样一个“肉丸”就知道了。

“也许吧，”我说，“但是咖喱香肠完全不同，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：它把最远的东方和最近的西方结合在一起，咖喱和香肠。这种组合，就是一种发明，而发明的人正是那位布绿克太太，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期吧。”

我还记得，我坐在布吕德街上婶婶家的厨房里。住在公寓最顶层阁楼的布绿克太太，也一起坐在这间漆有象牙色壁面的昏暗厨房里。布绿克太太告诉我们，光顾她的小吃摊的有黑市贩子、码头工人、水手、行骗的混混、妓女和皮条客——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在一起所发生的事！全是真的。布绿克太太一直说，这就是咖喱香肠带来的：它让你的舌头放松，也让你饱经世面。

我至今还记得这些，于是我开始调查。我问了一些亲戚和朋友。还记得布绿克太太吗？有些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她。还有她的小吃摊。她发明了咖喱香肠？怎么发明的？这却没有半个人知道。

即使像我老妈这种，任何小事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，也完全没听说过布绿克太太发明咖喱香肠这回事。

倒是那橡树子咖啡——那可是她在战后人们一无所有的那段日子里，长期实验的结晶。那也是她在战后刚开始摆摊时卖的热饮。老妈甚至还记得橡树子咖啡的配方：采几颗橡树子，将它们放在烤箱里烤干，拔掉杯状壳斗，然后把子磨碎、烘焙，再混入一般的代用咖啡就成了。这种咖啡喝起来有些苦。妈还强调说，长时间喝橡树子咖啡的人，最后都会丧失味觉。橡树子咖啡甚至还会使舌头麻痹，以至于在那个闹粮荒的一九四七年冬天，长期饮用橡树子咖啡的人甚至可以把木屑拌在面粉里烤成面包，还说烤出来的面包吃起来，就和用最上等的面粉烤出来的一样好吃。

然后是关于布绿克先生的传闻。“布绿克太太结过婚吗？”“曾经，但她把他踢出家门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妈不知道为什么。

于是一天早上，我去了布吕德街。那栋老公寓已被翻新了。布绿克太太的名字，不出所料，并没有列在门口的电铃上。以前那个凹陷的木头阶梯已经被贴有铜条的新楼梯取代。楼梯间的自动灯不但明亮，还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顶楼。在过去，那灯在爬到第三十六阶时就熄了。小时候，我们得趁灯还亮着时一路直冲上楼，才到了布绿克太太住的顶楼。

我穿过这个区里的那些窄小、没有半棵树的街。这里曾是水手和码头工人所住的地方。这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区域里已经没有旧房子了，它们全被重建成高级的大楼。乳品店、杂货店、外国货商店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精品店、美容沙龙，甚至还有艺术画廊。

只有茨威格先生的小文具店仍在那里。在店外窄小的橱窗内，一个戴着印度遮阳帽、拿着烟斗的人，站在雪茄和小卷烟盒堆中。

我问茨威格先生，布绿克太太是否还健在。如果她还活着，现在可能住在哪里？

“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”他用一种怀疑、令人紧张的口气问我。“这家店早已被租出去了。”

为了证明我年轻时就认识他，我说他曾经——一九四八年左右吧——他曾经爬上一棵树。那树是整个区里唯一没在战时被夜袭的炸弹烧掉，或被后来的人砍回家烧的树。那是棵榆树。一只被狗追急了了的猫，一爬就爬到高高的树上，下不来了。那只猫在树上过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仍下不来。曾经当过工程兵的茨威格先生，在众人关注的眼神下，爬上了那棵树准备救猫。没想到那猫竟然又往上爬，一逃就逃到树顶，可怜的茨威格先生爬得太高，也跟着一起进退维谷。最后只好叫来消防车，用云梯把茨威格先生和猫一起救下来。茨威格先生静静地听完我的故

事，转过头来把他左眼的假眼球拿下来，用条手帕擦了擦。“啊，那些过去的日子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眼球装回去，顺使用那条手帕擤了擤鼻涕。他说，“没错，当我发现我爬得那么高的时候，我呆住了。从上面看下去，我再也无法判断距离了。”

他是这栋建筑物里的最后一位老房客了。新来的房东两个月前给了他一份房租调涨的通知，租金高得吓人，茨威格先生根本负担不起。“如果不是因为房租，我还会继续住在这里的——话说回来，我明年就要满八十岁啦。一旦你老了，你就只好接受人们对待你的方式。你说什么？政府给的养老金？喔，是啊。钱少得可怜，饿不死，不过也吃不饱。这店很快就要变成一家酒馆了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要经营唱片店什么的。布绿克太太？不不不，她早搬走啦。而且她大概也早就死掉了吧。”

但我最后还是找到布绿克太太了。她现在正坐在一扇窗边，编着她的毛衣。百叶窗透出些许阳光，房间里充满着燃油和地板蜡的味道，还有沧桑的感觉。楼下靠近接待柜台的走廊上，坐着许多老妇人，夹杂几位老先生。他们就这样坐在走廊的两侧，穿了外面包了毛绒的拖鞋，许多人戴着手镯，还不停地把视线投向我身上，仿佛他们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似的。布绿克太太住在二四三号房。我

先去了汉堡的户政厅，那里的人给了我她的地址，于是我才找到位于汉堡西南，一个名叫哈尔堡的小城里的这家养老院。

一开始我根本认不出她来。上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。现在她的头发只剩薄薄的一层。她的鼻子似乎变得更大了些，下颚也是。过去那双水蓝色的明亮眼睛，现在也变得有点混浊了。不过她手指关节上那些突起来的東西，倒是全都消失了。

她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。“你还年轻的时候常来我这里，还记得吗？在我的厨房里，你坐在你希尔德婶婶的旁边。后来你长大了一点，就比较常来我的小吃摊。”她问我能不能让她摸摸我的脸。于是她把她的毛衣放到一边。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手，在我的脸上很轻快地摸索着，还有她那细腻、柔软的掌心。“痛风没了，可是我再也看不到啦。仿佛是上帝拿视力和痛风交换似的。你的胡子没啦？你也不再留长发了。”她头抬了一下，看了看我——其实不是在看我，她的视线其实是在我的身后，好像我背后还有个人似的。“前几天有个人就站在那，”她说，“他一直想向我强迫推销些杂志什么的。我当然什么都没买。”

当我开始试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她回神过来，直视着我的双眼。其实我只是想问：我一直记得她在战后发明了咖喱香肠，是真的吗？

“咖喱香肠？不是！”她说。“我只不过开了家小吃摊而已。”

有那么一刻我想着，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跟她提这问题的。那样我至少还可以继续编造一个混合着美味与我童年的故事。那么，在这次的拜访后，我想我会继续照我想象的样子来说那故事吧。

她笑了，仿佛看出我的窘境，甚至是我并没有刻意隐藏的失望。

“其实是真的，”她说，“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说的。每次我讲起这段故事，他们都只会笑我，说我疯了。最近我再也不下楼啦。”她说。“没错，我发明了咖喱香肠。”

“怎么发明的？”

“喔，这故事可长着呢。”她回答。“你得花点时间来听才行。”

“我可以听。”

“那就等你下次来吧，”她说，“下次来的时候，带块蛋糕来如何。我们可以煮点咖啡来喝。”

我一共去了哈尔堡七次，闻了七次地板蜡、消毒药水和厨房的油烟味，陪她度过了七个欧洲冬日极短的白昼午后。她总是直呼我的名字。而我，也许是因为习惯了，总是称她布绿克太太。

“你不再期待些什么，然后你也失去了视力。”吃了七次蛋糕、七块又大又甜的蛋糕切块，那是上等的芝士蛋糕，上面还铺了层打成泡沫状的奶油。也见了七次这个名叫胡果的年轻人。他用照顾老人的社会役代替当兵，偶尔对我们的交谈发出点异议，还会帮布绿克太太拿她所要的粉红色降血压药。我耐心地等了七次，看着她编毛衣，看她熟练而平稳地拿针编织。毛衣是为她的曾孙织的，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毛衣的前摆已经成型了。旁边还放了件小号的编织样品和一堆毛线。说这是件瞎子所做的毛衣，我还真无法相信。有时我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全瞎了，不过每次我怀疑的时候，她又会开始一边笨拙地找着她的衣针，一边继续说她的故事。有些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，不说话专心地数着她已经编了几针，或是摸摸毛衣的边，抓起另一团毛线球——有时她会同时用两种甚至好几种不同色的线来织——然后慢慢地、准确地将针穿入。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完全专心的，但她的眼神总是放在我的身后，不疾不徐。她会跟我说些重要的或意外发生的事件，那些人或那些事情可以和咖喱香肠的发明扯上边。这些人事物包括：一位海军士官，一块纯银制的马术勋章，两百张松鼠的毛皮，二十四立方米的原木，一位喜欢喝威士忌的女香肠工厂老板，一位英国的后勤官，一位有着红色和金色头发的英国美女，三大瓶番茄酱，我老爸，氯仿，一个可笑的梦，

还有许多其他的東西。她告訴我的，都是些片片斷斷的故事，每次都在快說到結局時吊一下我的胃口，偶爾還會突然跳回過去已經講過的事，或是跳到之後才要講的。所以，下面這些，是我重新整理、挑選、排列、組織，串起來的故事。

我的故事要從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開始，那是個星期天。漢堡天氣：多雲、乾燥，氣溫介於攝氏一點九到八點九度之間。

兩點，希特勒宣布與愛娃·布勞恩結婚。由手下博爾曼和文宣旗手戈培爾做見證。

三點半，希特勒口述他的政治遺囑，海軍上將鄧尼茨被任命為希特勒的接班人、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。

五點半，英國部隊橫渡易北河，佔領漢堡東南方的阿爾特倫堡鎮。

漢堡是個要塞，決不棄守，直到最後一人倒下為止。防禦工事築起，民兵被征召上前線，醫院里的傷兵英雄們都被抓出來上陣，直到最後、最最後、最最最後一名壯丁被送上戰場為止。布雷默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員，原來的職務是在挪威奧斯陸的海軍指揮部大樓里管理航海圖。自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以來，他在那裡一直是個不可少的人物，一直到他請假回德國中部的不倫瑞克市為止。那是他家所在，他和他的妻子聚了幾天。那是他第一次見到他才剛滿



周岁的孩子。婴孩牙牙学语叫爸爸让他高兴极了。几天后，他就得回海军指挥部的海图室报到。他搭上一辆超载的火车来到汉堡。到了汉堡，他搭上一辆陆军卡车到北方的普伦小城。然后他坐上一辆马车到基尔港，预定从那里坐船回奥斯陆。可是他刚到基尔就接到命令，将他改派到一个反坦克作战部队里。经过三天的临时训练，学会如何丢手榴弹后，他被派回汉堡，向那里的单位报到，准备在吕讷堡荒原上进行德军的最后反攻。

他大约在中午时分来到汉堡，吃掉了配给他的两片陆军面包和一小罐肝肠，然后在城里晃了晃。虽然他以前曾来过汉堡几次，但他已认不出眼前的这个城市了。一些著名建筑的正面还屹立着，再过去就只看得到圣凯瑟琳大教堂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尖塔了。很冷。一块从西北边来的云正要把太阳给遮起来。云的阴影慢慢盖向布雷默，他把这看成一个坏兆头。街道的两旁堆满了炸落的瓦砾、焦黑的屋梁、建筑物前断裂的石阶。有些屋前的阶梯还在，但阶梯之上便一无所有。街上几乎没有人迹：两个拉着手推车的妇人，一两辆燃煤的陆军卡车缓慢开过，还有一台改用马拉着跑的三轮机车。布雷默拉住个路人，他想知道有没有电影院。绳索大街上有一家名叫“肯诺夫”的电影院，他得先走到米勒门，才能到绳索大街。电影院门口站了些面色憔悴的妓女，露出她们的腿。今晚上映的电影是《军